

# 兰考的见证

■陈先义

犹在耳，那时我还在兰考一中读书。那一天，天色已晚，寒气袭人，我正准备乘车从学校回家。走进兰考车站，只见候车室外到处都是扶老携幼外出逃荒的人。忽然，几个干部样子的人出现在逃荒的人群中，一个面容瘦削的领导同志对着人群高喊：“乡亲们，这大冷天的，让大家饿着肚子外出讨饭，作为县领导，我心里难过得啊！今年是大灾年，今天你们要走，我没法阻拦你们，我是来送大家的。可开春时，大家说啥一定要回来啊。回来咱们一起春耕抗灾，大家相信我，只要共产党在，县委县政府一定不让大家继续饿肚子。”

“一定不让大家饿肚子！”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萦绕。因为这个学期以来，我每天几乎都是在一天三块红薯一块咸菜中度过的，饥饿确实折磨人哪。

事后知道，这个讲话的干部就是时任县委书记焦裕禄。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焦裕禄书记。“不让大家饿肚子！”寒风里他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永远留在了一个中学生的的人生记忆里。这是一个执政党的县委书记代表党对人民做出的承诺。

这样一个承诺，对于今天奔小康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似乎算不得什么，因为标准确实不算太高，而在那样一个灾害频发、百姓吃糠咽菜的年代，这个承诺就已经是百姓最现实也是最高的期待了。同样，一个党的干部在那种情况下敢对人民做这样的承诺，需要莫大的勇气。

此后，我们看到的便是焦裕禄与兰考县委一班人带领人民与自然灾害顽强地斗争。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为了改变世世代代的落后面貌，为了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他一直在带领人民治理“三害”，直到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可以说，焦裕禄的那个时代，是国家处于自然灾害的特殊年代，然而，即使没有灾害，吃饭问题，不仅在兰考这样的穷县，即使在全国，都是摆在执政党面前一个最为

严峻的问题。

我们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就吃饭话题口出狂言：吃饭问题，中国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也照样解决不了，就等着看他们怎么被几亿张吃饭的嘴拖垮吧。1995年，另一个名叫莱斯特·布朗的美国人写了一本《谁来养活中国》的书，更是直接断言中国的资源和技术没有办法养活庞大的国家，21世纪中国必然会出现粮食危机。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信邪，不仅用自己的奋斗粉碎了西方预言家们的断言，而且用实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奇迹。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强国。遥想当年，从井冈山到陕甘宁，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将人民解放的星星之火燃遍了全中国，带领人民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而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把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再次燃遍中国大地，带领人民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今年改革开放整整40年了，中国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越来越富裕，国家越来越富强。但是，不管社会变化如何之快，当我们面对大飞机、大军舰、大桥梁、大计算机、“天眼”望远镜等这些让世界震惊的重大项目时，我们依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40年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50多年前焦裕禄那句对百姓的承诺，依然是一个执政党对人民最为庄严的承诺。

的确，我们的变化让艾奇逊这样的西方人大跌眼镜。40年，中国一步步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生产国。2005年4月7日，新华社曾经发布了一则不起眼的新闻，这一天，一艘装满加拿大小麦的运粮船来到中国。新华社公告世界，这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对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援助，从这一天开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停止持续26年的对华粮食援助。



时间沉淀历史，奋斗烙刻印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将聚光灯投向记忆深处，一张张将历史定格。从兰考大地上那句掷地有声的承诺到高高飘扬在灾区的火红军旗，从摆指成拳军事指挥体系的转型到古田重整行装再出发，这一帧帧深刻心中的印记，如历史长河中一朵翻腾的浪花、繁茂春天里一片崭新的绿叶、漫漫征程上一串闪光的脚印，澎湃着时代的潮音，讲述着春天的故事，鼓舞着前行的力量。印在纸上的是历史，留在血脉里的是精神，伟大的事业等待我们书写崭新的时代印记。

——编者

“历史是国家与人类的传记。”当然，也是一支军队的传记。而那些发生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无疑是解读这一传记文本的钥匙。堪称枢轴之范的共和国40年改革开放编年史上，凸显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同时，也让人们记住了这样一个军语——非战争军事行动。

非战争军事行动，即为非传统战场；但既然是军事行动，则必然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雷霆突击，必然是以命相搏的生死之战。

这是一支为赢得战争而悬鼓待椎、厉兵秣马的人民军队，但他们遭遇的强敌却不仅仅是战争——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全流域特大洪水同时发难，29个省市自治区受到洪魔南北夹击……

惊涛拍岸，激荡英雄胆；四面杀机，挥戈壮士行。一场殊死之战由此展开——这是自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以来以及东北解放战争之后，投入兵力最多的南北两大战场。30万大军横槊奋起，南征北战在汹涌奔流的“三江”流域间。

“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非战争不等于没有牺牲，胜利的喜悅难掩悲壮的凛冽。面对神圣使命，共和国军人用自己的生命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最有尊严的答卷：“抗洪英雄”李向群生命的最后一刻，肩还抗着沉甸甸的沙袋。他20岁的青春年华已定格为全军英模挂像，永远伴随着我们在强军之路前行；包括“抗洪英雄”高建成在内的19位官兵，牺牲在军人的节日——“八一”；而在10年之后的汶川抗震救灾中，又有邱光华英雄机组5位烈士，雄鹰折翼、远翔不再归……

历史是生命的聚散也是精神的聚光，如歌德所言：“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在2008年抗击冰雪灾害的战斗中，这样的热情在风雪弥漫中燃烧。当时新兵入伍，许多救灾部队的士兵授衔仪式是战斗间隙在冰天雪地里举行的。漫天风雪，遍地英雄。虽然他们还没有成为英雄，但是，灿然的列兵肩章与皑皑冰雪辉映，就如同一支支“薪尽火传、不知其尽”的火把。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当那些年轻士兵在救灾战场庄重地宣誓着《军人誓词》时，我不禁想起当年红军的政治训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这些铿锵之语超越时空，构成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红色基因精神谱系，成为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制胜法宝。

30年前在云南的抗震救灾中，边疆人民发出了“解放军来了人心定”的肺腑之言。40年间一次次自然灾害的考验反复证实着这句话——玉树、舟

## 勇敢的逆行

■郝蜀炎

曲、芦山……无论灾难发生的何等危急、何等险迫，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总会有一面面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打出来的光荣战旗在飘扬——“铁军”“红军”“白刃格斗连”“黄继光部队”“飞夺泸定桥22勇士”……

英国科学家波力奥在《理解灾害》中写道“地球主要以地震等自然形式来表现它的力量”。是的，人类远远没达到战胜大自然的境界，但却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人，就能够在抗击灾害中创造出奇迹——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的战场上，13万救灾大军中有4万多名共产党员、近万个基层党组织；在最危险的一线有2000多个“党员突击队”在冲锋陷阵；救灾部队中，有近5000名共产党员家在灾区，他们强忍着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投入战斗；有4000多名共产党员主动中断休假、推迟婚礼……把灾难当作命令，用各种方式奔赴一线。数字有时并不枯燥，它讲述着胜利的源泉与根本，它会让你读懂康德的一句话：“崇高超越了美，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的一种震动。”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40年来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创造了“抗洪精神”“抗震精神”……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自豪地说：铸就这些精神的，是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红旗谱、昂扬斗志的胆剑篇、听党指挥的热血颂！



## 长征

第438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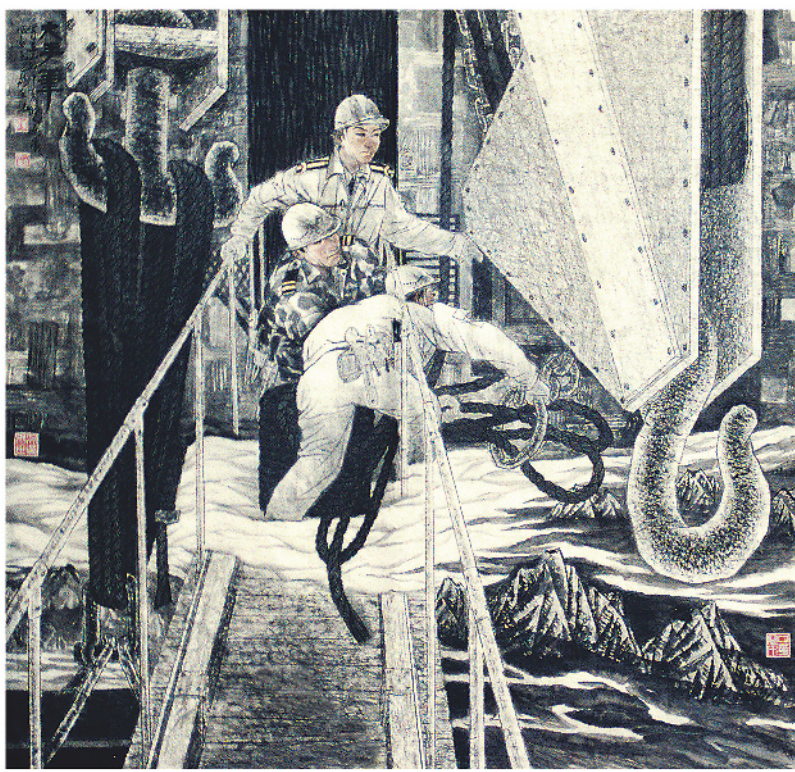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鲜明提出，要适应强军目标要求，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从南国军营到雪域边关，从渤海之滨到西北戈壁，一大批先进典型感动中国、引领风尚。

古田整军纪，古田训训风。随着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树立，一场训练领域的思想大发动、积弊大扫除、能力大对表、建设大转型直指打赢之要。朱日和沙场点兵、南海阅兵，气势磅礴令人震撼，全军备受鼓舞，阔步向前。

一声令下三军随。移防的征途上，不管是走向雪域高原还是深入偏远农村，这支人民军队一路壮歌。从北京远赴西北担任旅长的刘亚彬，北上没几天就接到了一纸移防令，拎起还未打开的行囊从西北又到了西南，一个月走过半个祖国。

从古田再出发，新时代课题的答卷上，每一名军人都郑重写下了“永葆军人本色，不忘使命担当”的答案，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打磨着这些思想，使它发出了光，催生了更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古田，一段用躬耕践行的姿态去寻访的光辉历程；一种以初心与使命共同铸就的光荣梦想！



青春的印迹(中国画)

吴广作

## 这就是古田

■林春莉 李佳豪

这就是古田，南瓜汤甘美，红井水清甜，红色的基因在这里传承，英雄的血脉在这里延续。

历史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愈加清晰，回头来看，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对我军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014年10月30日，时隔85年，新一代共产党人又回到了古田。那天，习主席深刻指出，当前我军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和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这“四个立起来”吹响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的冲锋号角。

重回古田寻根铸魂，不忘初心继续向前，一颗红星照亮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斑驳的座椅上，昨日促膝长谈教日月换新天，今日畅想未来挽住云河洗

## 走向联合

■刘建伟 宋子洵

听说我军领导指挥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103岁的老红军邹衍很想亲自去看一看。考虑到邹老行动不便，机关专门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探营——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感受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领导指挥体制的新变化。

“那是在1955年的1月，浙江东部的一个小岛传来喜讯……”60多年前的战争画面出现在眼前，邹老微微眯上眼睛，像是在回忆往事。半晌，他打开了话匣子，娓娓道来——

“那一仗由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统一指挥，历时三天攻克一江山岛。那可是咱们解放军陆、海、空军首次协同作战……”说到这里，邹老有些激动，“谁曾想，这发生在60多年前的第一次联合作战，竟然是我军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从那以后，咱们谈起联合作战，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视频继续播放，画面上出现了1986年6月原七大军区成立时的场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在裁军100万的同时，将原有的11个大军区合并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七大军区。

“那时候，人员更精简了，职能更清晰了。”老人回忆道，可随着时间推移，各级联合作战训练还是存在一些短板。问题到底在哪儿呢？大家越来越清晰地感到，关键还是制度问题，各军兵种之间独立训练，真到打起来了，哪还来得及磨合？

“现在好了！”看着视频里北部战区组织的一次联合作战演练，邹老拍手叫好：“三大配合默契，联合指挥高效，作战效能大大提高了！”

“2016年2月2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在电视上看到，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战区时代正式开始，咱们军队的联合作战指挥，终于在制度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看着视频里战区成立那一天的场景，邹老难抑心中的激动。

在确立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

种主建”的领导指挥体制总原则后，战区成为专司打仗、主营联合的领导指挥机构。“战区成立后，一切为战的导向已经切切实实地立起来了。”视频中，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处处长林海感慨地说。单一思维指挥不了战争，单一兵种打不赢战争。习主席已经在战略原点廓清了我军联合作战的实践方向，当然，从过去考虑行政区域、地理位置、力量部署等因素划分军区，到如今根据国家安全环境和军队担负的使命任务划分战区，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

各大战区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把指挥训练作为重中之重。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各级指挥员指挥流程优化、联合思维建立、指挥能力提升。联合演训一次比一次顺畅，一次比一次融合……

视频中播放的内容振奋人心，看到我军在联合指挥体制上的新变化，邹老很激动，嘴里不住地说：“好啊，好啊！”“老首长，咱们现在的军队可真从过去的一个巴掌撮成一个拳头了！”听着大家的介绍，邹老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指挥体制更高效、军队规模更精简、结构编成更科学……看到战区成立后体制思维上的彻底转变，让战区真正做到了“联合”，战斗力也得到提升。邹老欣喜地感慨说：“战区专司打仗、主营联合，这个特别好！没了那些杂事，去掉了和平积弊，咱们才能更好地把诸军兵种力量统起来，联起来，用起来啊！”

视频结尾，是今年冬季刚刚拍摄的演训场景。只见画面里，在白色的雪野映衬下，各军兵种密切配合，巧织“天罗地网”。陆地上，坦克和步兵战车在官兵的驾驶下直冲敌阵；空中，多型战机配合陆地俯冲盘旋，呼啸而过；海上，各型舰艇劈波斩浪，遥相呼应；深山密林中，火箭军某旅导弹已锁定目标，蓄势待发；“中军帐”里各色迷彩交相辉映，演兵场上各军兵种力量紧密配合……

这一帧帧联合作战练兵画面，分明是我军改革转型后战区体制下上下各级聚焦打仗形成合力的缩影，让两代军人热血沸腾，心中盈满了力量。

